

<<鸟笼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鸟笼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51041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51048

出版时间：2009年十月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陈奕君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鸟笼>>

内容概要

几个人的童年和少年。

书摘：

第一部

鸟笼BIRDCAGE

1.

她又在哭,世界装在她的眼泪里,颤动着,变形着。

我的父母和张小鸟的父母是朋友,所以在我能够认识一个人的时候,我就认识她了。

张小鸟对我说过,她的人生是块状的,我的也是,很多人都是。

她爱讲故事,但常常没头没尾,我很不满,并不爱听,她说:“那才真实。”

我不以为然:“完全的真实一点吸引力都没有。”

张小鸟的人生也许从她父亲认识她母亲的那一刻开始运转的,与所有动物一样,这世界上有了她存在的可能。

但是,她的人生没有提纲,没有预先设置人物,也没有对结局的任何想法。

生命的结局是死亡,人生的结局充满创造的空间。

一个人的人生往往比生命更早开始运动,也有可能比生命更早结束,或者在生命结束后延续。

.....

8.

张小鸟得知吴飞的死讯时,她的妈妈在厨房里切菜,爸爸在煮东西,妈妈忽然开口说:“张小鸟,有件事要告诉你,不要难过。”

然后妈妈像是为了鼓励自己说出口而转身对爸爸说:“她这么大了,她应该去接受这些事情。”

爸爸皱着眉头没说话,只要是他觉得不吉利的事情他就很抵触。

“吴飞死了。”

那感觉实在怪异,不像是别人从背后吓你一跳,也不像是看悲剧时揪心地要落下泪,什么都不像,只觉得是人生里忽然空了一块,有回声,在很遥远的地方。

妈妈看着张小鸟,爸爸也看了看她,然后他们继续做饭。

“谁?”

“其实她知道是谁。”

“干妈家那个吴飞。”

张小鸟因为自己情绪没有太大的波澜而感到惊异和自责,她努力地使自己悲伤,可是越发地空虚得发慌。

她想到家族里老死的或者得癌症死了的那些人,面孔依然清晰。

她在平静的外表下空虚得发慌,内心有个奇怪的发狂的躁动的空白。

<<鸟笼>>

空虚得发慌。

林看着镜子里自己淋浴后那挂着点点小水珠的身子，因为瘦骨如柴所以乳房几乎是趴在她胸前的，她以前从未挑剔过自己的瘦小身材，因为它让她逛街试衣服的时候很快活，什么形状的衣服都可以往她身上套，她喜欢怪异的服饰，她知道衣服混搭得好可以吸引帅哥的注意。

但是，她现在披着浴巾走出浴室，她的男朋友躺在简陋的木床上四仰八叉地呼呼大睡，她不记得这是第几次和他到这间一天只要20块钱租金的小旅馆来睡觉了，她一直都很开心，可是就在前面一会儿，他从她身上翻下来，露出厌倦的表情看着脏兮兮的天花板，闭上眼睛，嘴里抱怨她：“你几乎没有胸部。”

她气得要命，他却甩开受伤的她独自做梦去了。

林跑到浴室去洗澡，发现没有热水，于是她就用凉水冲洗身体。

11.

张小鸟见过一种岩石，长得类似于深海的珊瑚树，在深邃无助的梦境中摇晃地出现过几次，那些光影看起来有些不合逻辑，在岩石上躁动不安，却毫无声响。

人们总想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那不愿透露的秘密。

夏天好像提早来了。

张小鸟的奶奶家的顶楼——第四层楼，一半是没有屋顶的，用来乘凉。

那时奶奶家在村子里算是最高的楼房了，在顶楼一眼望去，有很多黑瓦、青瓦的白泥房，起起伏伏绵延地成片展开去。

海的湿润笼罩着村子，空中流淌着植物的味道。

顶楼的露天地板上铺了草席，家族里的小孩都有跑到草席上玩耍。

张小鸟和比她大两岁的小表哥躺在草席上乘凉，没有别人。

燕子排成课本里写的那些队形在上面飞过来飞过去，除了课本里写的，别的队形都看不见了，都是课本的错。

那些燕子看起来很无聊，还有一些细弱的虫子叫声，这些叫声持续得太久反而让人觉得一切都很安静。

身边的小表哥转过头来，对张小鸟说：“我们这样，”说着，他抱住张小鸟，张小鸟也顺从地抱住他，并且隐隐地也乐意做些什么，小表哥思考了一下，像是在回忆什么，还是在设计什么，“这样吧...”小表哥说着和张小鸟抱在一起滚来滚去，反正这样做，神秘、正经、有趣但又不知道是在干什么，这时，另一个大张小鸟七岁的表哥走了上来，他已是少年，他说：“你们刚才在干嘛？”

的时候，张小鸟和小表哥早已各自朝上仰躺着，默不作声地看燕子，虽然大表哥并没有看见什么，但张小鸟的羞耻一下子堵在胸口，虫子的叫声变得无比烦人，这个看似翻跟斗的行为真是难以令人理解。

另一个夜晚，干净的风从几扇大窗户外面吹进来，大床上只有张小鸟和小表哥，房间的门虚掩着，外面透进一束灯光，传来一点大人的说话声，小表哥把自己的睡裤脱了下来，在竹床上站了起来，竹床被站得吱吱响，然后他把张小鸟的裤子脱了下来，费力地横抱起她，抱起张小鸟后，似乎这是在模仿某个已有的画面，他吃力地在床上立了几秒钟后便支持不住了，放下张小鸟，他躺下来乖乖地睡了，身边的张小鸟觉得这种不规则的游戏像玩迷宫一样，进去之后怎么绕都是绕回入口，看起来像没走过

<<鸟笼>>

一样，但进入青春期之后想起这些事，张小鸟就觉得羞耻得呼吸困难。

很多年后的一个冬天，张小鸟大约十三岁了，她月经来了。

月经刚来的时候她坐在客厅的窗前，倚着钢琴坐在一张塑料小凳子上，她觉得屁股湿湿的，她想：“不可能吧，我这么大了还尿裤子……”伸手摸屁股，她立即惊讶地站起来，看见小凳子上红红的，她的头一阵晕眩，这晕眩是因为一下子站起来不是因为吓到了，她心里其实更多的是兴奋，当然也有害怕，总之自己是出了什么事了，对于出事，张小鸟其实隐隐都在期待，不然重复的生活会导致抑郁的，她冲到正在睡午觉的妈妈房间，说：“你看，都是血，我会不会快死了？”

”说着还有一点伤感和委屈，妈妈迅速起身看了一下她的裤子，笑了：“你来月经了。”

“月经？”

”

“是女的都要来。”

”妈妈说。

张小鸟想到很小的时候就在厕所里看见的带血的纸片，一直以来都觉得很蹊跷，这个神秘的东西隐隐约约地在记忆里缠绕。

妈妈告诉张小鸟怎么用卫生巾，以及另一些事项。

但是在外面的时候，张小鸟的月经漏到裤子上的事还是常常发生，她很气恼和不平，总是抱怨：“当女的怎么就这么麻烦！”

”

张小鸟想，来月经就够麻烦了，还要生孩子。

来月经之后，妈妈就告诉过她，来月经之后女的就有生孩子的能力了。

要小心男的，对，要小心男的。

她有点疏远从小就很依赖的爸爸了，然后在教数学的男老师讲课的时候口水掉到她唇边，她吓得不行，用手使劲抹干净它，但还是感觉害怕和羞耻。

4.
张小鸟半夜醒来，睁眼发现天花板上的灯是亮着的，而张小鸟光着屁股。

爸爸妈妈正在拿棉签帮她从屁股里抓蛔虫。

妈妈看见张小鸟醒来了，就指着床上的一张纸：“你看，都是你屁股里爬出来的蛔虫，在你睡着的时候它们就爬出来呼吸了。”

纸片上是一些很小的与橡皮擦擦完后的细条粉末一样的虫，是白色的，有些还在动。

张小鸟又吃惊又恶心，还觉得羞耻得胸闷，但她无权说什么。

“都是你咬指甲咬出来的！”

”妈妈又责怪张小鸟，张小鸟都习惯了——不该做的事太多了，都分不清了，反正动不动就遭到责备，耳朵进屁眼出吧。

妈妈给张小鸟穿起裤子，然后关上灯让她继续睡。

<<鸟笼>>

第二天，妈妈轻轻地在身边说：“起床吧，快迟到了，快点！”

”張小鸟醒来时，妈妈已给她穿好衣裤了，一穿完妈妈就迅速去厨房了，留下一句急促的话：“快点，快！
七点了！”

張小鸟吃饭速度太慢，所以每天早上都是吃不完就走了，不然迟到要罚站的。

.....
14.

.....
張小鸟骑着车到处兜风，哼着一些她喜欢的曲子，比如外国民谣《玫瑰色的人生》，这首曲子开头带了点爵士乐的味道，她从家里那一带骑到学校那一带，路过校门口的时候，她往里看，大门关着，操场、教学楼都空荡荡的，学校也是个极端的地方，上课期间，高密度地集中着各种各样的学生，一放假，就空得像个摆在房地产公司桌上的模型。

“張小鸟！”
”后面有人在叫她。

“你也在这里啊！”
”良骑着自行车从后面追上来。

两人都骑着自行车到学校门口，在这个漫长的暑假中的这一天，真是巧合。
良是張小鸟生命中的巧合，張小鸟也是良生命中的巧合，不过，良是張小鸟童年中唯一这样奇妙晕眩的巧合，而張小鸟是良巧合中的巧合，她既是独特的，又是部分的，对，她只是一个部分而已。

两人一起骑着车，吹着风，良偶尔转头看着張小鸟，对着她笑，他看起来很享受和她一块吹着风向前骑车的感觉，并用一种情感深刻的微笑来表示因为有她而享受。
張小鸟也被良身上的浪漫气氛感染到了，她听见像诗一样的音乐在体内流动着，天上的云，路边的树，街上的流浪汉，自行车零件的哼哼，都沉浸在幸福中，她快乐地和良时而并排时而一前一后地在小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穿梭。

.....
3.

.....
“情绪的假象.....”眼镜模糊的家伙叨念着。

“那些弄得我痛苦得要死的东西，都是学校他们带给我的假象，让我觉得我的价值就只剩那么一丁点了。”

有人插嘴：“我就不相信学校里的那些趾高气扬的家伙走到社会里还会趾高气扬，反正被那些愚蠢的老师看好的人都是些自以为是、按部就班的蠢货。”

乌鸦很厌烦人家打断她的话，她不屑地看了一眼那个人，继续说她的，“我的价值绝对比学校评估的高得多，我觉得人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而是特别广阔，我们都被学校给骗了，其实我们活着不是为了那些破东西，我们活着就是要做点什么事，自己的事。
我想到这些就觉得原来自己在无病呻吟地干些毫无意义的事，我觉得我得为自己争取点什么，能不能

<<鸟笼>>

够争取得到，是一回事，去不去争取，是另一回事，至于老师看不看好你，你是优等生还是差等生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！

”

……

10.

“我喜欢江鸿。

”肥鸡对我说。

谁知道她到底喜欢谁，“喜欢”到底是江鸿口中的“感觉”，还是“爱情”，还是一种少年游戏，谁知道呢？

我对肥鸡喜欢谁一点也不感兴趣。

在初中毕业后，我偶然和肥鸡通过一次话，具体说些什么不记得了，只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，她说：“我喜欢彭泽雄。

”就是那个在江鸿来之前的她的同桌。

爱情，到底是什么啊？

爱情。

仿佛是个撩人的夏天，海滩，蓝天，欢笑，少年。
寂寞。

良对張小鸟说：“你喜欢谁？

”而張小鸟不能回答。

也许良以为張小鸟不愿意告诉他答案，其实，張小鸟很想告诉他，只可惜她没有答案。

另一种状况就是像肥鸡那样，太多答案。

本质上，没有答案与太多答案没有差别。

……

第二部

3.

……

当她在静谧柔美带着些蜜味的夜色中，将毫无防备的心露置在幼稚的身体之外时，她不知道有些无法告慰的伤痛会让泪腺都忘记工作，属于自己的可以承受的错可以渐渐在时光里隐退，但他人带来的猝不及防的针，注射的毒液只会在时光中不断发酵。

她至今也无法忘记思想品德老师投向自己的憎恨至极的白眼，那一刻，她的心脏的知觉像好几种细小的恶灵在攻击，有吓一跳的，有恐惧的，有惊讶的，有困惑的，有孤独的，她竟然觉得没有一个形容词可以清楚地表达出那种感觉，只是在那种感觉过后，世界变大了，所有人的面孔加上了一层淡灰色的雾。

她的敏感的泪腺第一次变得迟钝，在那一刻，震惊困惑或许远远盖过了她的委屈伤痛。

泪腺知道，世界的某些沉重的门已经向張小鸟打开了，在那里，世界不会对泪腺作出任何回应。

<<鸟笼>>

.....
13.

.....
手术是一种奇特的肉体记忆，尤其是你的肉体被部分麻醉的时候，你似乎可以由此感受到你灵魂的存在，它与你的肉体可以脱离开来，它可以冷静地面对你的肉体。

时间、空间和他人都不能分散她此刻的注意力，她的注意力少有地高度地集中着，与电视机、电冰箱、电脑、漫画、镜子、课桌里的抽屉都无关，与什么时代潮流，与成绩排名，与共青团，与政府，与任何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无关，她现在正用手摸着她的大腿，在这之前她从未这样面对她的大腿，她没有把它当做一种物质存在，她只单纯地看它是粗了还是细了，单纯地用它来走路，用它来踢路上的石子，而她的注意力在石子上面，现在不是了，现在她的注意力全在它上面，它终于受到了平等的对待，她摸着它，她感受不到它的知觉，她猜想它一定有了自己的知觉，她还用手重重地拍它，她觉得她在拍一大块皮厚的肉，她闭着眼睛想象它的颜色，似乎她从未见过它，它或许是块用牛皮包着的猪肉，或许是棕色的，或许是土黄色的，它那么愚钝，任凭她拍打，她开始用指甲扣它，它很有弹性，它里面装着肉，它不为她服务，也就不带给她疼痛或幸福，她知道它为什么存在了，知道她整个肉体为什么存在了，它为了向她提供疼痛感，她能从中找到更多的东西，肉体是她灵魂的工具，她要用它来做很多事情。

肉啊，大腿啊，请为我服务！

她闭着眼睛兴致勃勃地想着。

可是当护士把她抬上手推床，给她戴上那些塑料东西的时候，她的兴致就没那么高了，她的开始狂跳，这出乎她的意料，她以为她会越来越高兴，可是她开始恐惧，那种恐惧似乎也是由肉体做主发出的，而并非由灵魂，肉体平时像个奴隶，似乎只有在要侵犯它的时候，它才开始自作主张，她的肉体自作主张地开始恐惧，她看见她奶奶坐在病房门口两眼无神地念着什么，她看见婶婶还是姑姑之类的某个亲戚在那里，面部很不清晰，她不能抬头看，有个黑影在那里有些颤栗，其实有很多人在那里，但她搞不清楚谁是谁，她当心她那没有松紧带的条纹裤子没系清楚，众目睽睽之下会露出下身，可是她不能动弹，她伸出无力的手将裤子往上扯，但被麻醉的下身死死地压住裤子，根本扯不上来，她心里很不舒服，该死的，她现在只是一大块肉而已。

灵魂常为肉体着想，但肉体总为自己着想，即便肉体不到关键时刻是不动声色的，你看不出来它还会自作主张，它就是个奴隶，一点也不高尚。

.....
第三部 是否只是逃进了另一个无边无际的牢笼？

2.
我离开考场之后的几个月里，我做事一直都很紧张，却一点点乐趣都找不到，做题的模式，考试的套路，都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。

直到后来，我发现我出现了一种倒退的状况，是我一直思考，一直思考，是这种力量推我向那里去的，因为我觉得之前的我令我生厌。

我不知道自己的用途所在，不知道我的所谓良好习惯的用途所在，不知道我一直随时翻阅的关于成功学的书的用途所在，所谓走向成功的方法、模式和套路将我诱入了千万学子白茫茫的洪流之中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！

我挣扎着，倒退着。

倒退并不是我的原则改变了，而是我的用途改变了，至少我不再是用于应试的学生了，在这点上，我能返回到原来自己的性格习惯和思维方法是很幸运的，因为很多人难以返回，无论他们有没有考上大

<<鸟笼>>

学，看起来都有高考的痕迹。
这样看来，倒退倒是一种自我救赎。

張小鸟对我说：“上了大学，你有了这样的判断力：创作时，那些人在探头探脑，模仿来模仿去，他们就是美术高考生。

”

“那些可怜的家伙身上的门被关得差不多了。

我以前就说过，在我们这里的学校，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关门的过程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各种培训班，人性的门、好奇心的门、无垠的思维之门、人格之门、爱之门、破坏与创造共有的门、自然之门...每一种都有很多扇，虽然很多，但也经不起不停地关，为了保护仅有的童年想象力，我曾遭人耻笑，那些耻笑我的人把自己的门都关得差不多了，即使在他们迷惘的时候，他们还是会去耻笑别人，因为耻笑本身就是个关门的力量，本质上他们嫉妒别人的门开着。

高考之后我发现我的门关得差不多了，于是我学着像个初识字的幼儿一样开始去开门，其实开门并不难，难的是很难有人知道门的准确位置在哪里。

”

4.
她看到镜子里的那个人感到陌生。

她不知道爱是什么东西。

这个地方，双眼困顿，思维停滞，手心出汗。

“我一直以为红色是悲伤，原来听说真正的悲伤是蓝色的。

”她看到一句英文里用blue来指代悲伤，疑惑了一下，便抬头看窗外的天空，由于坐在地上，而这是顶楼，所以可以一抬头就完全融进那快被白光吞没的浅蓝中，那是无边无际带来的彷徨，她像只被人工饲养大的野生动物，睁大眼睛，看着无尽的外面。

红色不过是个人的空虚和焦虑，是关住你的鸟笼，你在这里面看见了自己的羽毛和翅膀，但很抗拒呆在这里吃别人倒在杯里的食物和水，于是疯狂地扑着自以为有力的翅膀，扑得羽毛到处乱飞。

你在离开鸟笼之后，发现蓝色的天空无边无际，那种你一直向往的自由，却已趋向虚无，天空有些刺眼，翅膀拍了几下，你安静地停在某个不知名的屋顶上，看着有些屋内的鸟笼，它们有些也在用尽全力地扑打翅膀，扑完再理所当然地吃着杯里的鸟食。

你的存在感完全和它们不一样了，它们很重，你却往天空尽头飞去。

而尽头在哪里？

<<鸟笼>>

作者简介

陈奕君，1990年出生的姑娘，福建人，常用笔名癸雀，出版散文集《刚开始的碎片》（海峡文艺出版社），长篇小说《鸟笼》（作家出版社），小说《鸟笼》获得福建省第24届文学优秀作品奖。

现从事新媒体艺术和动画短片创作，2010年9月 多媒体影像作品《颤》2010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

<<鸟笼>>

书籍目录

- 第一部 受困的想象力
- 第二部 随波逐流之地
- 第三部 外面的自由
- 第四部 丧失与重塑
- 第五部 是否只是逃进了无边无际的牢笼？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